

感怀

《太湖》副刊七十年：这片湖山这群人

痕迹

今年“八一”，是无锡日报创刊七十七周年纪念日，并非逢十的大庆。然而，本报的《太湖》副刊，至今已冠名亮相了七十年。

“太湖佳绝处，毕竟在鼋头。”1959年6月，郭沫若游锡题诗《访无锡四首》首发于同月11日《无锡日报》头版。改革开放后，无锡唱响《太湖美》，新谱一曲成市歌，“太湖明珠，江南盛地”则成为无锡亮出的旅游宣传口号。其实，远在更早的1956年，本报副刊就率先冠名“太湖”，在本报史上诸多专副刊中最为年长，从副刊扩为周刊四版并延续至今。转眼已过七十春，这片湖山这群人真是个自成风景，大为可观。

按理说，环太湖五市报各有副刊及特色，却唯有本报前辈把壮美大气的“太湖”域名抢注了。当初，《苏州日报》副刊叫了“沧浪”，《常州日报》副刊叫了“红梅”……而今回顾再思量，《无锡日报》副刊冠名“太湖”，名副其实——有“太湖佳绝处”的自然生态打底，更有“江南盛地”的改革发展点染，“太湖明珠”的画图当然会日益新美。

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报纸副刊。作为报纸上“具有文化意味、议论色彩和时尚内容的版面”，副刊是中国报纸的一大特色。而各地报纸的副刊亦有各自的地方特色，并以此来争取作者、吸引受众。无锡是吴文化发源地、民族工商业发祥地，《太湖》副刊兼具了江南水乡的灵秀与“小上海”的气派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本报前身《工人生活》副刊最初冠名“汽笛”，生动反映了这座工商名城的工人翻身得解放后的文化生活，曾得到《人民日报》的表扬。1979年电影《二泉映月》引发“阿炳热”，《太湖》副刊发起了一场争鸣，抓住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，从文艺界到社会上都产生了热烈反响。1986年本刊组织无锡籍战士寄自火线的“老山战士诗”，《解放军报》对此做了专题推介。荣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评选一

等奖的散文《母亲河的海声》，和荣获全国报纸连载评选特等奖的《高山流水》，分别以情系母亲河、瞎子阿炳新生为题材，成为《太湖》副刊史上的巅峰之作。

以上列举的创作与活动，均于《太湖》副刊的地方特色中展示党报风范。而今报纸副刊地方性的内涵与外延都在发生深刻变化，已不仅是“锡”字头城事乡风之类的静态表象，更是家乡特定的地理方位所生发的历史积淀、现实发展的动态融合，立足无锡面向世界，着眼文化观照社会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报纸副刊。自从1897年上海《字林沪报》随报赠阅“附张”，报纸副刊问世已近一百三十年。五四新文化运动“新式副刊”的涌现与改革开放中的“副刊扩版热”作为两大高潮，均产生于社会变革的大转折时期，反映了报业竞争、读者需求与社会进步。当年，《工人生活》报创刊即辟有副刊，《汽笛》后改名为《工人文艺》《文化宫》，是指导大众求知求乐的通俗性副刊。随着本报更名《无锡日报》成为中共无锡市委机关报，《太湖》也扩展为综合性副刊，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火红生活，也折射出时代进程中的风雨阴晴。

1980年，《无锡日报》复刊，《太湖》副刊也随之恢复并焕发新生。“多分类、大综合”的专栏、版面广及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多方面的“大文化”范畴。近五十年来，作者逾千，篇章数万。不少文艺名家在《太湖》版面发表新作，众多本地作者在家乡副刊成长出名。1993年与2004年，本报副刊部两度选编出版《太湖散文选》，2009年，《太湖》副刊扩版为《太湖》周刊，内容丰富多彩。2014年开栏，已结集出版三辑的《太湖》周刊专栏《天下无锡人》，以“共叙乡情，同筑梦想”为主旨，面向全球采写多年，先后寻访到近百位中外各界的无锡籍名流大家，《天下无锡人》（第一卷）被列入全民阅读乡土读本，体现了党报副刊“以天下为

己任”的时代精神。

一任主编有一任主编的报纸副刊。行话说，报纸副刊是这“新闻纸”中的“文化纸”，据此推理，副刊编辑不正似“报人中的文人”么？《汽笛》副刊的首任主编巴牧，就是一位渡江南下、身披军大衣的诗人。那些年代遥远的“编辑部故事”，存活于老报人的回忆录中。笔者从业后先在副刊部工作十六年，在改革开放以来约十任副刊部主任里时序居中，因而得以“瞻前顾后”，往事历历在目。在此谨为这些长年默默无闻“为人作嫁”的副刊园丁记上一笔——

新时期本报副刊部的四位老主任中，洪美老师是我从业后第一位部主任。这位离休干部是我辈心目中的严师，以主编的严谨、著文的大气为人称道，获奖连载《高山流水》就出自她的手笔，她任期内组织发表了不少名家散文。尤伟青老师是一位“老无锡”，熟悉、重视地方文史，任期内新辟了一系列家乡文史、地方戏曲评介栏目，并归纳倡导以“时代精神、地方特色、生活气息”为副刊宗旨。王长工老师是“老南大”，文学功底好，文章倚马可待，多产游记散文。易乾老师是老报人，早年就熟悉无锡县乡村，带我们深入村舍乡企，采写了一批散发乡土气息的鲜活稿件。笔者之后，继任的华霞明、陆荣泉等几位，或具才女气质，或曾主编旅游报，各有建树。其后两位“作家型”主任个性鲜明：金山擅长写诗，组织远近诗友的新作为副刊增色，将《太湖》副刊扩展为多版周刊；孙昕晨任上，《太湖》周刊时常以策划创意出彩，报庆六十周年专刊“一张纸，六十年”、锡报集团精神用语“和求道，真行远”，实为一时杰作。

主编统筹，责编专职，协奏出一家品牌副刊的交响曲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中山路本报旧址那苍松掩映的老洋楼上，陆续聚集了一批批有志有为有个性的副刊人。当时几位中年骨干来自内蒙与

东北，在特殊年代各自经历了坎坷命运，文笔自有那种历尽风霜磨砺的力度。再看当时的年轻一代，首批考进锡报的“未字辈”十人中，就有五位先后在副刊部干过，在跋涉过“文化沙漠”后珍惜机遇，勤采精编，广交文友，锻炼业成。其后“太湖”代有人才出，副刊人为事业而志同道合，由办刊而涵养性情，遂成为一群“报人中的文人”——副刊采编的读思、撰编、社交均须涵养文气显雅量，由此影响终身的处世修养，也会多一份文雅与从容——心中常怀桃花源，人生随处云水间。

从鲁迅杂文到巴金、茅盾、舒舍予，无数先驱者、文学家的大名与力作，都曾与报纸副刊关联在一起。“副刊最能代表一家报社的风格，站在报纸的第一线争取读者”“那些年，我感到天天都在捧读同代人的心灵记录”，“五四”时期前辈报人的名言，至今仍是那么响亮。而我们的《太湖》，是无锡的水源文脉，亦是《无锡日报》恒守厚积的副刊品牌，七十年来，与时俱进，从内容到形式更显大气。

笔墨随时代，版图显新美。《太湖》周刊现辟有聚焦、文脉、文学、阅读、银龄诸专版。这一代主编、责编、美编、记者，读者从周刊头版及各版口即可知其名，从其采写、编务、版式设计中亦可见其艺，其人其业更为老报人尤其是“老副刊”所关切——从网络时代又突进AI“更新世”中，这一代锡报副刊人正亲历传媒转型、由报扩网之深广变革，一专多能责任重——报上有《太湖》周刊与《二泉月》副刊，网上又有IP WUXI与“江南腔调”，职能还有国际传播中心……“有前辈们的理解，我们就有坚持下去的动力。”新老副刊人的互联交流直抒心声。

真切希望，锡报老前辈争取正名的《太湖》副刊能代代传承，发扬光大，以续写家乡文化建设的“编年史”和新时代人们的“心灵记录”——这是几代《太湖》副刊人以及众多副刊作者、读者的共同心愿。

盛夏的午后，我迎着烈日倾洒的万丈光芒，与南泉古镇热情相拥。在我心中，距离自家仅几公里的南泉古镇，夏日当是它最美丽的时候。

微风拂过，南横河两岸葳蕤的梓树、香樟轻轻摇曳，那葱龙的浅绿、浓绿、墨绿，在阳光下变幻着斑斓的色彩，映衬着静静流淌的河水，将这个古老的水乡小镇装点成一幅绝美的画卷。老宅边的小池塘中，几株纤尘不染的荷花亭亭玉立，烘托着古镇浓郁的夏日气息，使之呈现一种独特的韵味与风情。

古镇火红的夏日中，老人与孩子尽享悠闲时光。河岸、墙角、绿荫如盖的香樟树下，随意摆放着椅子、矮凳、石桌、茶几，鹤发童颜的老人围坐在一起，摇着蒲扇或折扇，喝茶、看报、闲聊、下棋……神情悠然自得，尽显岁月静好。小超市前的廊棚下，一群吮着雪糕、呷着饮料的孩子，打闹逗趣，爽朗的笑声宛如清风，与知了的声声鸣唱，一起回荡在古镇上空。

漫步古镇的青石板路，光影遍地舒展，彰显着岁月的温柔。鳞次栉比的老宅历经岁月沧桑，在夏日夺目的阳光照耀下，色调深沉，愈显朴素和本真。其中，最气派的两处老宅——养元堂的门窗裙板和朱荫阁宅的门楼砖雕上的雕花，虽已斑驳陈旧，但仍可见做工的精美别致。多家老宅屋檐下，小狗狗懒地躺在清凉的青石上打盹，即使有陌生人路过也不吠叫，安然恬静。偶遇一对操着上海口音的年轻男女，步履轻盈，不惧酷热，兴致勃勃举着相机对着建筑不停拍摄，身心似已沉醉于古镇的神韵与灵秀之中。

走着走着，我来到一家敞着大门的老宅前。两位耄耋老太坐在门口谈笑风生，皱纹爬满额头，慈祥的笑意绽放在脸庞。我向她们问路，她们并没有因为我的打扰而面露不快，双双起身为我指示方向，心底瞬间涌起莫名的感动。漫步街巷，虽是伏天，却并不闷热。留心观察便知，古镇坐拥十字河浜，河道与街巷相依相融，风自河面而来，清凉自生；加之老宅多以砖、土、木构筑，相较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新式楼宇，本就更为凉爽。不仅如此，老宅比邻相连，形成条条窄巷，穿堂风吹过，老宅门口自然成了绝佳纳凉之处。踱步至许仁桥畔，空气中弥漫着多种香味，是店家在售卖萝卜丝饼、甜酒酿、海棠糕和时令瓜果。我买了一碗冰镇甜酒酿，既解渴，又充饥，也算品尝了古镇美食。

将近傍晚，夕阳为古镇的白墙黛瓦披上一层金色纱幔，河面泛起粼粼金光。没过多久，许多老宅陆续亮起灯火，在河面折射出迷幻柔和的倒影。此时，我已在古镇徜徉约三小时，感觉有些疲惫，便坐在“开化方泉”古井的石阶上休憩，轻柔的晚风吹散暑气，送来别样的闲情逸致。我静静看着古朴沧桑的老街，默默体味小桥流水的意境，只觉心中没有了纷扰，没有了烦忧，任凭清风拂面，惬意凉意浸润周身。返程时，暮然听见小巷尽头传来婉转悠扬的二胡声，小河里响起清脆蛙鸣，两者交织成醉人的夜曲，想来古镇的夜色必定妙趣盎然。

夏日寻幽，南泉古镇如诗馨香，如歌温婉，如画绚烂。

诗高地

贺碧山吟社复社四十周年主题诗词

□梅跃敏

亭畔流馨曲，绵延五百秋。
二泉明月照，松石磬声浮。
平仄融吴韵，风骚入楚讴。
今朝承古意，吟赋且无休。

□冯荣兴

五老传薪四十年，碧山赓续谱新篇。
诗词龙气掘文脉，吟社鸾鸣唱二泉。

□韩传华

五百年秋碧，根深惠麓东。
几经磨难劫，依旧雅骚衷。
诗句承唐韵，词章染宋风。
复兴勤卅载，素笔志云穹。

□吴江贤

静守芸窗不计年，自锄明月种诗田。
帘收远岫新篁翠，砚润幽兰古韵绵。
凤抱素心香绕座，遥承圣典墨生笺。
梁溪夜夜峰巅立，各引文光射斗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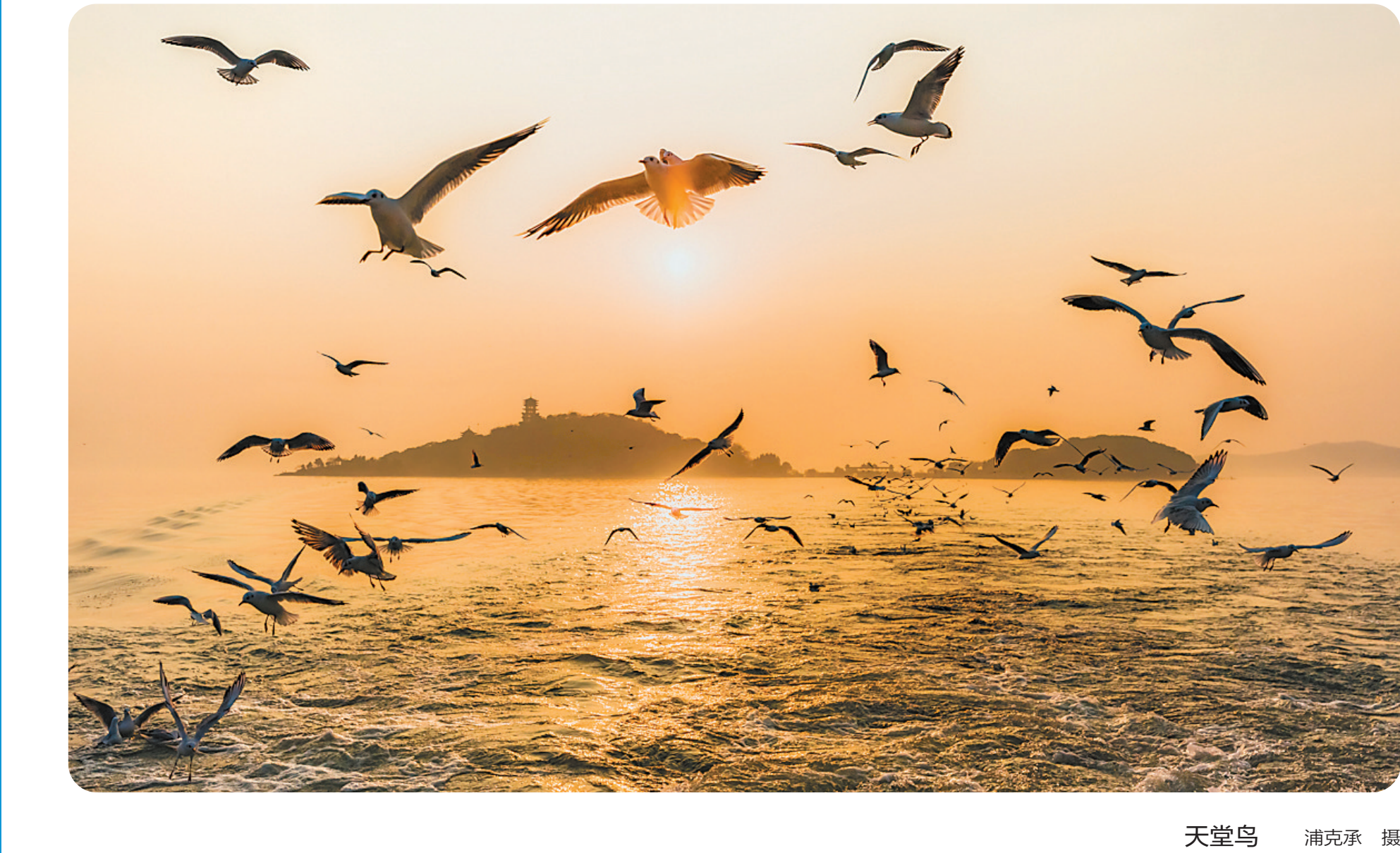
□李界明

春云几朵碧山边，人倚栏杆近二泉。
今日吟鞭擎在手，天涯一指学先贤。

□张西良

骚坛重振鼎，五度绚春秋。
十老遗风在，群贤赓韵流。
麾旌方外激，矢志更今遒。
四秩开新页，初衷永不休。

投稿邮箱:wuxiyuedu@163.com



天堂鸟 浦克承 摄

鸟巢祭

蔡琦

家宅门前小花园的东南侧，一株红枫亭亭伫立，岁岁枯荣，守着一方寻常院落。

每年早春过后，熬过寒冬的红枫树光秃秃的枝条上渐次拱出一丛从嫩芽。芽叶虽细小却鲜嫩亮眼，陡然让沉寂了一个严冬的裸露枝丫缀满生机，令人颇感新奇。枝头新叶萌发后，不消几日，红枫新叶仿佛一夜之间，从啾啾学语的小姑娘，出落成青春灵动的俊俏少女。满树五角星状的叶片次第舒展，春风拂过，枝叶相互摩挲、窸窣作响，似互致问候，又像窃窃私语，热闹了整座小院。

仲春时节，红枫枝繁叶茂，绯红叶片层层叠叠。一对飞鸟如约而至，在此筑巢安家。我分不清这对飞鸟的品种，也辨不出雌雄，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二鸟情深义重、朝夕相伴。近四五载春光里，这对鸟儿年年跨越山水风

尘，奔赴这株红枫。暖阳铺满树冠，枝叶间簌簌轻响，这段时日每个清晨，我站在自家二楼阳台，总能望见二鸟结伴穿梭，衔枝叼草、往返筑巢的忙碌身影。日复一日辛劳，风雨之中坚守，细枝软絮层层堆叠，一方小小鸟巢稳稳栖于繁枝间，成了它们相厮度日、孕育幼雏的家园。朝暮相随，晨昏和鸣，这株小小的红枫，因这双灵动飞鸟，盛满鲜活温暖的烟火气息。

时序流转，秋风渐紧，绯红枫叶片片飘零，一树绚烂层层褪尽。朔风掠过枯枝丫，万物归于沉寂。飞鸟循着迁徙长路远赴他乡，只留空巢静静悬在疏枝之上。残巢孤挂枝干，历经霜雪冷雨，始终不曾坠落。它似在痴心等候，等来年春暖花开，那两道熟悉身影踏风归来，再续岁岁相伴之约。年年

往复，叶落巢存，鸟去巢留，成了院中不变的景致。

又一年冬去春来，红枫照旧抽芽绽叶、满目绯红，林间却再无那对飞鸟的呢喃。往日穿枝筑巢的身影杳无踪迹，清脆婉转的鸟鸣销声匿迹，唯有旧巢空悬枝头，徒留满目寂寥。

我始终不愿相信，这对飞鸟会遗忘故土旧巢。相伴数载的红枫，亲手搭建的巢窠，理应早已是它们难以割舍的牵挂。想来是岁月催老羽翼，风霜耗尽气力，它们永远长眠在了迁徙途中。

我缓步走近红枫树，抬眼凝望枝头旧巢，心中满是怅惘。这一对平凡飞鸟，身形渺小，却以羽翼丈量山河，以相守诠释深情，以归心坚守执念，袒露着世间最纯粹的生命本心。

清风拂过红枫，枝叶轻轻摇晃，旧巢仍静静守望。飞鸟已然远去，但它们眷恋故土、相守相依、执着求生的模样，从未被岁月冲淡。世间生灵尽皆如此，朝来暮往，生生不息。纵然个体生命终有尽头，离别遗憾常在人间，生命里的执念却不会消散，绵长眷恋世代相承。春来万物复苏，草木岁岁新生，飞鸟代代繁衍，逝去的生命化作岁月印记，新生的希望接续奔赴前路。

旧巢寄哀思，清风悼飞鸟。此文凭空巢而祭，缅怀这对飞鸟短暂却赤诚的一生，感念生灵纯粹的眷恋与执着，亦由衷礼赞世间生生不息、绵延不绝的生命力量。

祈愿那双飞鸟的羽翼化作长空流云，让它们温柔的魂灵永久翱翔于蓝天。

随笔